

西北史地論叢

黃文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2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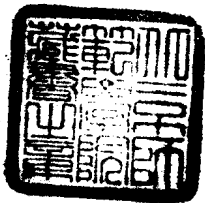
西北史地论丛

黄文弼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6582



上海人民出版社

826582

责任编辑 李文俊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封面题字 张森

西北史地论丛

黄文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溧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82,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00

书号 11074·462 定价(七) 1.85元

序 言

黄文弼先生逝世已整整十二年了。今天能把这部书整理出来，贡献给复苏了的祖国百花园地，让它在学术论坛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对这位终生孜孜不倦的老学者最有意义的纪念。

还在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约他把有关西北史地的论著整理出来，出一个集子。他欣然应诺，着手文稿的收集和整理。其间，由于他还担负着其他项目的研究工作，加以年老多病，精力有限，直至逝世之前，整理工作并未完成。但论著的收集已大致就绪，篇目也由他订出了一个眉目，对一部分文章已动手作了初步修改，《西北史地论丛》的书名也是他自己拟定的。

正当这位在学术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岁月的老人，以风烛残年，抱病握笔，想把自己最后一点心血贡献给祖国文化科学事业上，六十年代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在那魑魅肆虐，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目瞪口呆地承受了他所承受不起的灾难，身心俱损，于1966年12月18日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临终前，他还盼望着有那末一天能继续他未完的工作呢！

十年过去了，我从箱笼中找出了老人家的遗稿，着手进行清理，所幸《西北史地论丛》拟用稿尚大体无缺。我把这些稿子都读了一遍，又把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高昌博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也都读过。感到这些论著，有的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它包含着作者亲自取得和验证过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他的论证也没有过时，起码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基

础。在十年文化专制之后，提供这样一批还没有充分展开的研究课题，无疑是有意义的。

作者对西北史地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与他在西北实地考察的经历分不开的。1927年，北京大学派遣他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内蒙古、新疆考古。当时他虽然已在北大国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但田野考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刚刚注意到的一门科学，特别是西北考古，过去还没有留下中国考古学者的足迹。而外国的探险者、考察者、学者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已穿梭式地活跃在我国新疆和毗邻的甘肃、内蒙古一带。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俄国人克莱门兹(D. Klementz)、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德国人勒柯克(A. von Le Coq)、法国人伯希和(P. Pelliot)、俄国人科兹洛夫(P. K. Kozloff)、日本人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等。他们的学术水平很悬殊，政治背景也不一。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积弱已久的旧中国，丧失主权，门户洞开。因之，大量珍贵的古文字、文书、简牍、艺术品、文物等随之大量流散国外，这是我国人民感到非常痛心的。斯文赫定博士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很深的著名地理学家，他曾数次出入我国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一带，足迹遍中亚。1927年当他再次来中国时，我国学术界阻止了他无条件地进行考察，最后达成了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采集品归中国。

黄文弼先生1927年夏随团由北京出发，经内蒙古到新疆考古，历时三年。工作的重点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诸古代遗址。他为了探寻沙漠中的遗址和古代河床，曾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牵着骆驼旅行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荒寂不毛之地，从死神的魔掌中搜寻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读过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的人，是不难理解当时的艰难的。黄文弼先生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应有的报酬，获采集品数十箱。回北京后从事整理研究，并担任女师大等校教授。出版了《高昌摭集》和《高昌陶集》。1933年又第二次前往新

疆考古，继续第一次未作完的工作。抗战期间，他辗转在大后方，历任西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主要精力从事于教学工作。在生活很不安定，环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写作。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再次到新疆考察。抗战胜利后，1947年回到北平，在北平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在旧中国，作者虽然以坚强的毅力，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披荆斩棘，象拓荒者式地从事工作。但恶劣的政治环境，简陋的工作条件，困窘的生活境遇，使他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全部完成考古报告的写作。

新中国的成立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作者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北平的解放，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党的领导下，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到1957年，先后完成了《高昌博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著作。1958年受考古研究所委托，率队再次去新疆考古。他带病奔波，跑遍了南北疆，有了不少新的收获，为新疆今后的考古找出了不少新的线索，提供了不少新的依据。

黄文弼先生在大学里教课的范围很广泛，但研究工作则比较侧重在西北史地，这本书的主要选材也在这方面。本书论著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一部分选自他解放前出版的专著；一部分为未发表过的稿件。他的专著印数都很少，特别是抗战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前已属罕见，选择整理重印是有价值的。

罗布淖尔是作者重点考察过的地区，本书选收了有关罗布地区的几篇文章。从地理上说，罗布泊是一个典型的交替湖，湖泊与河道受气象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时南时北，反复迁移。斯文赫定推测其交替周期约为一千五百年。作者在1930年春到罗布地区考察时发现罗布泊刚从南部迁回到北部，这是千年难遇的事情。在

他之前的考察者所见到的罗布泊则在南部。这一在世界地理学上引起过争论的问题，由于他的发现而再度引起注意。1931年春郝勒博士(Dr. Horner)及陈宗器先生前往查勘；1934年斯文赫定博士再来观测；他们都只侧重阐明在地理学上的意义。而作者则根据罗布泊的迁移，河水的改道等地理因素的改变，结合他的考古发现，阐述了楼兰的历史，汉、晋及以后与西域关系的变化，西域交通路线的改变，对诸绿洲古国的影响，以及我国古籍记载的正误等一系列问题。他在罗布地区的考古发现也是很有价值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从遗址中出土了上起黄龙下迄元延的数十枚木简。这是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汉通西域以后最早的一批文字简牍。过去斯坦因、斯文赫定、橘瑞超等人所发现的西晋简牍文书，时间要晚得多，能说明的问题自然也不同。仅仅将这一批汉简文字重印出来就很有价值。而作者还为这批汉简作了考释，本书把他的考释全文收入。他据汉简考释了西域官制，弄明白了一些为史籍所不载或含混难解的西域职官，如戊己校尉及其属官等。又如“释居卢皆仓”等从地望到释义均纠正了前人之失。又如“释简牍制度及书写”较王国维先生的《简牒检畧考》有新的补充和发现。

吐鲁番也是作者重点考察过的地区，收获甚丰。本书收入了除解放后出版的《高昌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以外有关高昌的两篇文章。作者这方面的劳动成果，直到目前还不失其为研究高昌的重要参考著作。关于吐鲁番出土陶器的《兽形足盆形象考释》一文，不仅就形制断代上作了研究，而且据以阐明了东西文化的交流。

作者在新疆的考察，十分注意古遗址的探寻。本书收入了关于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的今地问题的探索文章。作者根据古籍记载，结合自己对遗址的考察和遗物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涉及到大大小小遗址的考证，尽管有些还有待

于今后发掘来证实,但却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线索,而在这些文章中往往联系到一些历史情节,故对于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还收入了几篇关于古代民族研究的文章。在秦、汉之际,由于秦、汉的势力西展和匈奴的强大,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民族西徙的浪潮;象乌孙、月氏、大夏等都由今甘肃一带向西迁移。由于他们的西去,又引起了中亚诸民族的动荡,这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国内研究者尚不多,国外研究者众说纷纭,作者在《古西王母国考》、《大月氏故地及西徙》、《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等几篇文章中着重讨论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作者有自己的见解,有些见解是独特的。虽其说可从、可否、可讨论,但从其启发人们的思考,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方面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一文,对古籍所载关于汉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并结合考察,指出了今地所在。对其种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某一些国内外的学者看法不同,所持东方种族说是很有意义的。虽其大夏人的分布,羌藏人的分布,突厥人的分布,蒙古人的分布,印欧人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都比较复杂,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但作者提出的问题可启人思路,对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关于匈奴问题的两篇文章亦有参考价值,故收入。

由于作者二十年代就去西北考察,前后四次,其经历本身就是一篇不太短的历史,其所见的地理环境和遗址遗物,在几十年中变化甚大,昔日的记录已成为历史的依据,塔里木河的变迁就是这样的例子。其他如象研究回鹘史第一手资料的“高昌王世勋碑”,虽《武威县志》有过著录,但作者则系亲身验证,亲手拓记碑文的下半段,参稽诸家为之校正考释。而现在原物已失。他的拓本和观察记录就有着历史的价值,他的校正考释则有其学术价值。

作者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在许多文章中都把地理和历史联系起来。但他不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1963

年所写《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一文，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山河旧观的感受。文中作者所持人的因素可以引起地理环境的改变，如河流改道等，对阐明西域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是有价值的观点；这与某些学者所持由于河流日趋短小，沙漠日见扩大，决定了历史上西域某些地区的荒废的论点是全然不同的。

学术研究都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題，如果说本书作者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和发展的话；那末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份值得继承的遗产。既然是遗产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它必然打着它的时代烙印，有它的不足之处，甚至错误的地方。继续研究的人，当然会超越于它。

作者没有能完成这本书的编辑整理工作。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和对学术的责任感，使我不能不勉为其难地担负这一任务，完成他老人家的未完工作。我只作了些文稿的收集、选择、整理和编排的工作，在内容上，一般均未改变原意。本书的一部分文章过去曾由夏肅同志帮助审阅过，花费了他不少的精力。这本书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得以和读者见面的，责任编辑李文俊同志做了很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由于我的水平有限，加以还担负着其他工作，时间也是有限的，整理过程中的错误一定难免，尚乞读者不吝指正。

黄 烈

1978年12月18日于北京

目 录

新疆地形古今谈·····	1
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	10
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	23
1957—1958年新疆考古调查简记·····	30
伊犁考古调查简记·····	42
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	54
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73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76
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	82
河西古地新证·····	98
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	105
古西王母国考·····	108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114
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	117
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	124
论匈奴族之起源·····	130
前汉匈奴单于建庭考·····	138
高昌史事略·····	142
高昌疆域郡城考·····	149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	160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173
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210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215
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	240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	261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268
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	277
北庭五城释名·····	286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288
兽形足盆形象考释·····	298
罗布淖尔汉简考释·····	309

新疆地形古今谈

一、山 系

A. 帕米尔高原 在中国极西部有一大子午山脉,向西毗连一广阔高原,通称为帕米尔高原。北接天山,南连兴都库什山,为塔里木河及阿姆河两大水系之分水岭。最高处海拔达7700余米。中国古时称之为葱岭。《汉书·西域传》序:“西则限以葱岭”,即谓此也。据《水经注》引《西河旧事》云:“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上生葱,故曰葱岭也。郭义恭《广志》亦曰:‘休循国居葱岭,其山多大葱。’”欧洲地理书,称之为伊摩斯,据称古时有内外两伊摩人居于葱岭东西,以此为界岭云云。

B. 昆仑山脉 由帕米尔向东,为喀喇昆仑山,绵延于塔里木盆地之南,印度河发源于其西,西南流;叶尔羌河及其支流,发源于其北,东流,为塔里木河之主干。《水经注》称昆仑山为阿耨达大山,印度河为新头河,按《释氏西域记》云:“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阿耨达山即昆仑山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径中天竺国,至南天竺国而入南海。”按新头,印度一音之转也。又《水经注·河水篇》云:“昆仑墟,在西北,其山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按古时以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叶尔羌河为塔里木河主流,故亦称为黄河也。在海拔约5550米之山道中。为由新疆至拉达克及印度河上源之通途。晋释法显尝经行此道,以入印度。如云:“鬲宾之境,有盘石陁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絙桥相引,

二十许里，方到悬度，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即此道也。唐玄奘由印度回程，亦经行于此，亦为现在由新疆至印度唯一之交通路线。再向东，昆仑山脉愈高，实际阻绝任何交通。和阗河上源之喀喇喀什河、玉珑杰什河，即发源于其山主脉之最北部，高度几达海拔6100米。《水经注》云：“河水又东与于阗河合，南源导于阗南山，俗谓之仇摩置”，盖即此也。当西汉之初，以于阗河为黄河源。《史记·大宛传》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天子按古图籍，名河所出曰昆仑云。”山脉至和阗，分为二支。南支主脉向东南绵延，接冈底斯山，为喜马拉雅山北支，东南行，围绕柴达木盆地。转东北，为巴颜喀喇山，为黄河及长江上源之分水岭。一支向东行，耸立于塔里木盆地南部，为昆仑山外坂，东趋，转东北，为阿尔金山脉。车尔成河发源于其北，东北流入罗布泊。《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此也。转东趋，山势下降，没入塔里木沙漠。由塔里木至拉萨约2260里，为隋、唐时西藏人进出新疆之通途。亦为现在由青海通新疆之孔道也。

C. 天山山脉 与昆仑山平行中隔一大沙漠者，为天山山脉。耸立于大沙漠之北边，东西行。山脉起自帕米尔高原北纬三十六度半之乌斯伯尔，北行至喀什噶尔，西为喀苏拉特，为费尔干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分水岭。喀什噶尔河发源于其东，东流入塔里木河，为汉时北道之所经行也。山脉又北转东行，绕依斯色库尔之东，有多数冰河，起而为汗腾格里山，为天山山脉之主峰，高6950米。《唐书》称为凌山，《三藏法师传》云：“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亘汗漫，与云连续，仰之皓然，莫睹其际。”即此山也。阿克苏河发源于其西，焉耆河及伊犁河发源于其北，木札特河即库车河发源于其南。河谷中为库车至伊犁通途。张骞使乌孙，玄奘由龟兹至西突厥可汗庭，均经行此路。自汗腾格里山向东，有平行山脉多条，围绕于伊犁之东或北。东行集合于东经八十五度。东行为博

克多山，高海拔 4680 米。东北走，没入于哈密东之戈壁中。天山为塔里木盆地及準噶尔盆地之界山，因天山之阻隔，故山南山北，气候物产相差颇大。山北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山南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山北自古为游牧民族所居之地，往往侵入山南城郭诸国，而山南诸国每为其役属。

D. 库鲁克山脉 在天山东部之南，与天山平行之山脉，起吐鲁番之西，向东走，为克仔尔山。其南更有库鲁克达格岭，蜿蜒于吐鲁番与罗布淖尔之间，形如张弓，北与天山对峙，成吐鲁番小盆地。南与阿尔金山对峙，成罗布淖尔洼地。又向东绵延于疏勒河床之北，与阿尔金山蜿蜒于疏勒河床之南，东西并行，形成东西走廊，为汉通西域要道。自汉以来通往西域，皆取道于此，所谓阳关大道也。

E. 阿尔泰山脉 发源于俄境，向西东南三面漫延。其西南行者，包围于準噶尔盆地之东北两面；其东南行者，经科布多向南发展，而没于贺兰山之北；其东支，为唐努乌拉山，经唐努乌梁海入外蒙，为杭爱山。鄂尔浑河、色楞格河、土拉河，均发源于其岭。为古来游牧民族建庭之所。自匈奴以至蒙古，皆以鄂尔浑河畔为一大都会也。

二、水 系

A. 塔里木河 《汉书·西域传》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按《汉书》所称之南北大山，当即昆仑山与天山。故中央之河，即指今塔里木河。惟谓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是指今之喀叶噶尔河及和阗河也。今按地形，塔里木河源，殊不止此。盖自喀叶噶尔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之北喀苏拉特山，东流，入疏勒境，旧图称葱岭北河，东流有叶尔

羌河自西南来会，旧图称为葱岭南河，会流东行，经阿克苏之南，有阿克苏河由北来会，和阗河亦自南来会，合流东逝，称为塔里木河。又东流，经库车之南，有木札特河，即库车河，自北来会，《水经注》称为龟兹水。又东流会焉耆河，发源于天山，西南流于焉耆之西，屈而东南流，入波斯腾淖尔，《山海经》称为敦薨水。如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为河源者也。”是天山亦有昆仑之目矣。焉耆河复自波斯腾淖尔溢出为共奇河，亦称孔雀河，南流入塔里木河。又有车尔成河，发源于阿尔金山，东北流，来入之。会流东逝，初入罗布淖尔之南，积为两湖，东曰库顺淖尔，西曰喀拉布朗库尔。现因河水改道，塔里木河会孔雀河后，直东行，流于库鲁克山之南，称为库鲁克河，入罗布淖尔之北。旧图称为孔雀河，即《汉书》所称之蒲昌海亦名盐泽是也。

附论：塔里木盆地沙漠 在塔里木河所经流之地，普通称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东端称为罗布洼地。自地图上观之，此一大片沙漠地，构成了阻隔古代交通和文明发展的壁障。盆地自东至西，直径约2900里左右，最宽处，有1060里左右。罗布洼地东西直径约520里。《汉书·西域传》称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汉时计里小，且指西极葱岭东至敦煌数也。面积如此广阔，而为生物可以生存者，仅限于边缘沙漠田。除有较大河流之区域，绿草葱蒨称为小绿洲外，皆一望无际之沙漠。此沙漠无论散布在高峻山脉之上，或流沙推动之平原，几乎任何一处，滴水俱无，草木不生，飞鸟不至。斯坦因称此为真沙漠，所以别于熟沙漠也。地理书上称之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唐书·地理志》称之为图伦碛，“唐贞观九年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吐谷浑，伏允西走图伦碛，自杀”，即此沙漠也。又发源于昆仑山之无数河流，除叶尔羌河、和阗河外，凡离开沙漠田，及植物生长地带外，即沦入沙海之中。即和阗河，仅夏季有水，亦不常至。但在有史时期，有些河流似乎北流较远，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尚保存许多古代遗址可以证明。但古时河流

何以较长，现在河流何以缩短，其缩短原因如何？据某些地理学家探查之结论，谓因冰河时代末期，化石冰河之遗存，若干年来，逐渐削减。冰河为河水水量之源，冰河削减，故河水水量减少。而昆仑山上盖掩各冰河之岩层的堆积，又与冰河缩减有关。而山谷中之岩坡，日进风化，沙漠又时阻水源之畅行。因此河流遂日渐短少，或改道。故以前之柔土，现已变为一片荒丘也。此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可以找出不少之证据。

至于沙漠之结构，大概出柔地后，过丛林地带，即入圆锥形之红柳冢，每冢高约15米以上。再进，则入红柳林，枯桐狼藉，而堆积成冢者，高约90米。过此则为纯沙漠，一物不生矣。

因此盆地面积虽大，而可灌溉之地甚少，故在二千年前后，占领斜坡上之游牧民族，如乌孙、塞种、月氏、匈奴、突厥以及蒙古民族，常为寇抄，迫其臣属，而不放牧于岭以南也。

罗布泊，在塔里木盆地东头，与南流之孔雀河为界。西属塔里木盆地，东为罗布洼地。据斯坦因考察，自西南至东北，约520里，最宽在90里左右。其中低洼，均盐壳堆积之古海床，盖史前为一盐水海，故《汉书》称为盐泽也。当气候尚未干燥时，塔里木诸河流，均汇入于此，现在之塔里木河、孔雀河亦溢入于此。但大部仍为沙漠及盐壳所覆盖。尤其在河之东北隅，盐层坚结，诚如《水经注》所述龙城之语，当知今不减昔也。

《水经注》云：“龙城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者也。行人所经，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枕块，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溢矣，故蒲昌海亦有盐泽之称也。”

按《水经注》所称罗布地形，词多夸饰，但由吾人实地考察结果，反足以证明《水经注》所述之真实。龙城位置，以吾人考察，似在洼地东北一隅，即古海之低地，至于西南方面，据法显《佛国记》

云：“沙河中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又《三藏法师传》云：“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是隋、唐以前，沙漠均集于南部，至元时则沙漠移于东北。《马可波罗行纪》云：“罗布是一大城，在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须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须。甘水为数虽不多，然全沙漠可见此类之水，至少有二十八处。”罗布村今辖羌县北，据此，是元以前之沙漠，又移于东及东北方矣。是两汉时之蒲昌海，至元已变为沙漠矣。沧海桑田，不其然欤。

B. 伊犁河 北路诸水，多发源于天山北麓，北流，灌地而没。如：一、昌吉河，流经昌吉，没入沙中。二、呼图壁河，北流入苇湖。三、玛纳斯河，流灌绥来，西北入阿雅尔淖尔，现亦干涸。四、奎屯河，北流经乌苏城入库尔喀拉乌苏河，西流，入博乐塔拉淖尔。五、精河，北流入博罗塔拉淖尔，以上皆发源天山，北流入淖尔。六、博乐塔拉河，上为萨尔巴克图河，发源于伊犁境之阿拉套山，东北流。博罗塔拉河，沿岸草木葱翠，土地肥沃，现为游牧之地。河旁南山，东流入淖尔。以上诸水，皆流入境内，或没入沙，或入内海。其次水量较长，流入境外者，唯额尔齐斯河及伊犁河二者而已。伊犁河有二源，西南源为特克斯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流经额鲁特旗，有空吉斯河来会；该河发源于喀拉沙尔西北鄂敦库尔岭西麓，西北流，凡600余里，与特克斯河会。二水合流，是为伊犁河。西北流过雅玛图岭北，又西，喀什河从北来注之；始出天山，入伊犁境，酳为锡伯渠，又西，过惠远城南，又西过塔勒奇城南，乌里雅苏图水注之；又西，过拱宸城南，和尔果斯河北来注之；拱宸城，即《元史》之阿力麻里城。《长春真人西游记》云：“称辛巳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即此城也。又西出境，西北流，察林河自南来入